

# 老子「无为」思想的逻辑起点 上

## --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

摘要：正如眾所周知，老子思想的核心是「无为」；亦正如眾所周知，「无为」却并非老子所首倡，「无为」思想早在老子之前就已有的。既然如此，那麼老子的贡献又在哪儿呢？仅仅是把「无为」思想做了系统整理？恐怕不止于此。按照《老子》通篇「行不言之教」的论述风格，老子既教道人们要「无为」，就不会只是让人「无为」，就必定是要让人懂得为什么「无为」的，即让人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。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就是老子为世人揭示的人之所以要「无为」的根本原因，老子五千言多以此阐发而来；因此也可以说，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是老子「无为」思想的逻辑起点，也是老子最主要的、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所在。

关键字：无为 根本原因 逻辑起点 不言之教 论述风格 阴阳平衡 有无

### 引言

老子思想的核心是「无为」，这在学界已是无可争议的共识。然而，如果老子只是教道人们要「无为」以及告诫人们违背「无为」将会产生不好的结果，却不告诉人们这其中的根本原因，那这本身就与「无为」背道而驰了，《老子》充其量，也就只是一本满纸说教的平庸之书。如果我们解读出来的「老子思想」是这样的，恐怕就要反省一下自己的解读了。事实上，老子当然阐明了人之所以要「无为」的根本原因，由「我将以为学父」（我以此作为我学说的逻辑起点）亦可知，老子的学说是有其逻辑起点的。那麼这个逻辑起点，或者说人之所以要「无为」的根本原因，究竟是什麼呢？下面对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的全新解读即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对于读懂《老子》全篇来说，至关重要。

### 一、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解谜

《老子》之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，历来歧解颇多。与《老子》中其他句子的解读也存在分歧有所不同，关于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的解读，并没有一种能够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可。高明《帛书老子校注》针对此句注曰：「关于『一』至『三』数之解释，历代学者见解不一，注释亦不相同。诸如，淮南子天文篇云：『道曰规始于一（王念孙谓『曰规』二字衍文，宋书律志作『道始于一』），一而不生，故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合和而万物生，故曰：『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』』奚侗云：『易系辞：『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』道与易同名同体，此云『一』即『太极』；『二』即『两仪』，谓天地也。天地气合而生和，二生三也，和气合而生物，三生万物也。』河上公谓『一』为『道始所生也』，『二』乃『一生阴与阳也』，『三』为『阴阳生和气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』。王弼注云：『万物万形，其归一也。何由致一？由于无也。由无乃一，一可谓无？已谓之一，岂得无言乎？有言有一，非二如何？有一有二，遂生乎三。从无之有，数尽乎斯，过此以往，非道之流。故万物之生，吾知其主，虽有万

形，冲气一焉。』蒋锡昌谓『一』指『道』言，他说：『道始所生者一，一即道也。自其名而言之，谓之『道』；自其数而言之，谓之『一』。三十九章『天得一以清』，言天得道以清也。此其证也。然有一即有二，有二即有三，有三即有万，乃是巧历不能得其穷焉。老子一二三，只是以三数字表示道生万物，愈生愈多之义。如必以『一』、『二』、『三』为天、地、人；或以『一』为太极，『二』为天地，『三』为天地相合之和气；则凿矣。』蒋说进而发展了王弼注释，似较他说义胜。』其所列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注解，均不能推敲。例如其中王弼的一段注解，除了「贵无」（「贵无」乃王氏一家之言，其混淆了「一」「无」「道」三个概念，绝非《老子》本义），其「一」「二」「三」之说更是由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的一段望文生义而来。且看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的这段原文：「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乎！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，而况自有适有乎！无适焉，因是已。」庄子此处已言明「无适焉，因是已」，意思是说世间总是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的（由其前文「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大山为小；莫寿于殒子，而彭祖为天」亦可知，站在不同的角度，观点也不可能相同），谁又能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变得整齐划一呢？顺其自然就好（不同的观点在道的作用下趋于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，这恰恰就是「万物与我为一」。详见后文），其「自无适有以至于三……」乃是指因角度不同而各种观点之多。王弼显然没读懂，见有「一、二、三」，乃以为庄子是在讲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，则谬之千里矣（当然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庄子此处是否在讲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，而在于如此解释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本身的莫名其妙）。蒋锡昌沿袭王弼之说并明确指出「一即道也」，蒋说诸多的逻辑错误更是暴露无遗，例如「道生一」首先就讲不通（详见第三节）。

其余诸说亦皆无法自圆，不再一一辨之。在此仅指出诸说俱有的一个共同点，即诸说之误皆源于将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视作了宇宙的生成。我们不妨举一个反例，如陈鼓应《老子今注今译》有曰：「本章分两段，后一段文字是：『人之所恶……吾将以为教父。』本章是说万物的生成，和这一段文义并不相属，疑是他章错简。蒋锡昌《校诂》已疑『上下文词似若不接』。高亨、陈柱、严灵峰诸位疑为三十九章文字移入。按：『人之所恶』数句在于提醒人不可骄矜恃气，应谦虚自守。从文义上看，似为三十九章错移本章。」由于将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视作了宇宙的生成，道致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诸位前辈注家对原文产生怀疑（继而妄加改动），犯了解经之大忌。

此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欲求正解，只能摒弃旧注而另辟思路。

纵观《老子》全篇，其思想核心即「无为」，那麼为什么「无为」呢？按照《老子》通篇「行不言之教」的论述风格，老子既教道人们要「无为」，就必定会告诉人们之所以

要「无为」的根本原因，即让人既知其然，亦知其所以然（这正是老子践行「无为」思想的体现）；而这个根本原因，我们从「我将以为学父」这句话似可察觉到端倪。那麼老子「以为学父」的又是什麼呢？如果说是前句「故强良者不得死」，则仍是落入了生硬说教，所以必须还要分析「故强良者不得死」的根本原因何在，这自然就要前溯至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。今将此句译作：道的作用总是使得阴阳二气趋于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（「道生一」）；只有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了，阴阳二气才得以能相对稳定地存在（「一生二」）；任何事物，其内部的阴阳二气相对稳定地存在了，这个事物才得以能相对稳定地存在（「二生三」）。阴阳二气加「这个事物」，合而称「三」；世间万物由无数个这样的「三」构成，物物之间相生相克，其总和在道的作用下，仍然遵循阴阳二气动态平衡的原理（「三生万物」）。如此，则揭示出了人之所以要「无为」的根本原因（之所以以人为例，是因为人作为万物中的较高级动物，最容易膨胀欲望）；任何事物的问题，其本质都可归结为阴阳平衡的问题，人的主观欲望所造成的就是阳气太过「强良」而致阴阳失衡，这时道的作用当然就是抑阳而扶阴以达到平衡（「道生一」）。若是阴阳差得不大，在道的作用下达到平衡，这就叫「归根」，也叫「复」；若是阴阳差得太大，即阳气执意「强良」，则「强良者不得死」——道未能使之平衡，或者说道的平衡作用就是使之快速走向衰亡而产生新的事物（因为道要维持万物总和的阴阳平衡），这还是叫「归根」（或者「复」）。

可见所谓阴阳二气之平衡，个体与整体是密不可分的。

阴与阳乃相对而言，站在此角度，此为阳，彼为阴；站在彼角度，彼为阳，此为阴。阴主「无」，阳主「有」，阴阳平衡，「有」「无」（一个事物同时具有的两个方面）才能相互依存。著眼于「无」，不欲求「有」，才是维持阴阳平衡、实现「有」之长久的上上之策（「致数，与无与」）。「三十辐同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也；埴埴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埴器之用也；凿户牖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也」，在《三十辐同一毂》一章，老子以「车」、「埴器」、「室」为例，论说了「有」「无」之相生相依。此单个的事物得以存在之理，亦可推至任何事物群体，作为「万物」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，任何事物群体亦不可一味求「有」而不考虑「无」。以朴素简单之事寓示抽象深奥之理，此老子惯用手法也。

综合《老子》全篇来看，其意图并不在宇宙的起源与结构（「宇宙论」问题），而只是揭示了「先天地生」并将永存恒在于宇宙的「道」的本质以及遵「道」之法。老子哲学实际上已经回答了关于宇宙本性的问题，即中哲之「本根论」（探究天地万物产生、存在、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）问题，或者西哲之「本体论」问题。

对某一句子的解读究竟正确与否，可以以其能否达诂全篇来进行检验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此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之新解，与《老子》其他章节之义理

是否贯通，并顺便以此为据，就旧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。

### 二、「反」的是什麼？「弱」的是什麼？

帛本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；弱也者，道之用也」，诸今本脱「也」字，作「反者，道之动；弱者，道之用」。对此，高明《帛书老子校注》注曰：「与今本勘校，异在帛书多虚词，而经义无别。」高先生显然是忽视了「也」在此处的重要性。殊不知只有有了这个「也」字，「反也者」和「弱也者」之「者」（「原因」义）才不易被错解，《老子》文字之严谨可见一斑。沈善增、赵又春、汪致正三位先生也注意到了「也」字不可少，但「反」的是什麼？「弱」的是什麼？三位仍未切中要义。如汪致正《汪注老子》之译文：「物极必反、循环往复，是道的运动特点；貌似柔弱，是道的作用形态。」赵又春《我读老子》之译文：「事物之走向反面，这是它合规律的运动的必然趋势；主动表现出某种弱势，正是弱小转化为强大的合规律的运动形式。」沈善增《老子还真注译》之译文：「所谓『返回』，是『道』的动向；所谓『弱势』，是『道』的作用方式。」其馀以今本为底本者（脱「也」字），如张松如《老子说解》之译文：「向著相反的方向变化，是『道』的运动；保持著柔弱的状态，是『道』的作用。」陈鼓应《老子今注今译》之译文：「道的运动是循环的；道的作用是柔弱的。」与沈、赵、汪三位大同小异。诸本均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错误地将「反也者」的「反」理解成了「事物走向反面」或「循环往复」，即从「无」到「有」、从「有」到「无」，正如高明先生所谓「『反』的本义是使事物向自己对立方面发展、转化的辩证规律」。此解不仅容易陷入「有」与「无」孰先孰后的无谓之争（如前所述，《老子》之「有」「无」没有先后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事物同时具有的两个方面。「天下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」乃是说天下之物既生于「有」也生于「无」，「有」与「无」对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一样的（重要），也使得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」与第二十二章文本中的「是胃深根固氏，长生久视之道也」相抵牾（道的作用竟然是使事物走向反面！如何还能长生久视？）。

由前述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之解可知，道的作用总是使得阴阳二气趋于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。任何事物只要合道，即处于阴阳二气动态平衡合而为一的状态，就能相对长久而顺遂（「乃至大顺」）；任何事物若背道而行，即阴阳失调，就会相对较快地走向衰亡（「不道蚤已」）。主观欲望的作用后果就是使得阳气太过「强良」以致阴阳失去平衡，这时道的作用就是要使之平衡而抑阳扶阴，所以说道的作用是与主观欲望的方向相反的，此即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」（事物之所以向著与主观欲望相反的方向发展，是因为道的作用）。为了要合道（即运用道），就应该弱化主观欲望，此即「弱也者，道之用也」（之所以要弱化主观欲望，就是为了运用道）。如此解读，则明确了「反」与「弱」所针对的对象均为「主观欲望」，前后相接，文通意顺，前述之抵牾亦随之消除。

未完待续 下期同版

